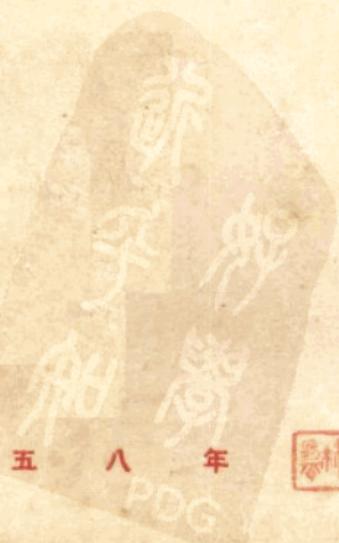


義海劇戰

紀念关汉卿特輯



一九五八年



第二輯

关漢卿象 郭沫若題字 李斛作画

尉遲恭單鞭奪槊



尉遲恭單鞭奪槊

(明刊《元曲選》本插圖)



“請先生別挽一枝章台路旁柳”

(明·顧曲齋刊本《金錢池》第二折插圖)

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

駕一行上開住 外末上奏住云 駕云 外末云住

正末扮喬國老上 住 外末云

安恐引干戈又交生靈受苦 您眾宰相每也合凍天子咱

過去犯禮數了 駕云 云陛下万歲々々 括微臣愚見那

荊州不可取 駕又云 云不可去々々

點烽啓

咱本又豈國目僚故負他誤君軟弱與心閑當日五

刃鎗刀併了童卓誅了袁紹

混江龍存的孫文曹操平分

一國作三朝不付乞河清海晏而順民調兵器改為農器用征

旗不動酒旗搖軍罷戰馬添膘余氣散陣雲消役將校作目僚

脫金甲石羅袍披前旗捲虎潛竿股間劍插龍帰鞘接治的民

安國泰却又早將老兵喬 駕云 嘴合與它這侯上九州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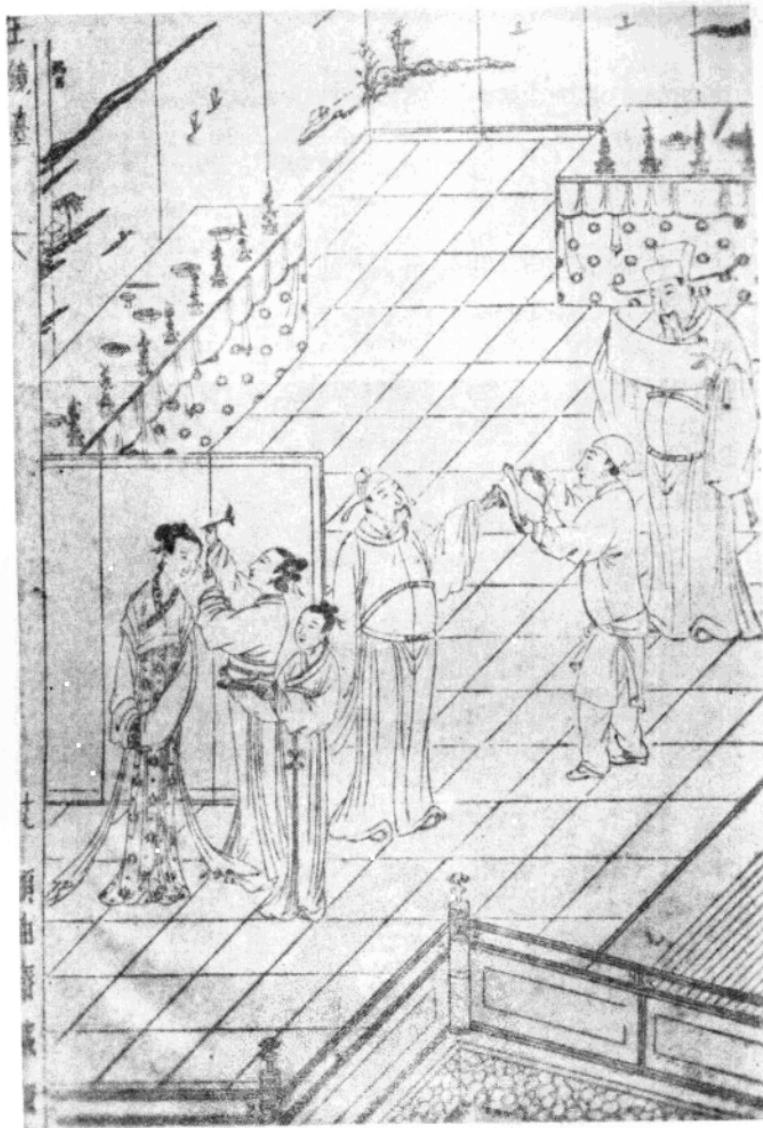
當日曹操本來取

吳生被那弟兄每當住

駕末云住

《關大王單刀會》的最早刊本

(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書影)



“你着寶釵簪雲髻，我着金杯飲醡醑”

(明·顧曲齋刊本《玉鏡台》第四折插圖)



“姑姑也，您便待做了筵席上撮合山”

(明·顧曲齋刊本《碧江亭》第一折插圖)



葛皇親挾勢行兇橫
(明刊《元曲選》本《蝴蝶夢》第一折插圖)

目 录

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關漢卿特輯

關漢卿不朽.....	夏衍 (3)
偉大的元代戲劇戰士關漢卿.....	田汉 (8)
中國偉大的戲曲家關漢卿.....	鄭振鐸 (17)
關漢卿研究.....	周貽白 (21)
從劇作看關漢卿的思想.....	溫凌 (41)
我國戲曲史上的關漢卿.....	楊紹萱 (51)
讀《五侯宴》.....	馬少波 (57)
南戲怎樣改編關漢卿的《拜月亭》.....	陳中凡 (64)
談關漢卿《拜月亭》第四折.....	劉逸生 (77)
讀《單刀會》札記.....	劉知漸 (80)
《賣娥冤》和《東海孝婦》.....	香文 (90)
論《賣娥冤》.....	林鍾美 (97)
《詐妮子調風月》寫定本說明.....	王季思 (108)

在全國藝術科學研究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	劉芝明	(121)
我們怎樣排演京劇《白毛女》	阿 甲	(137)
在延安編演《逼上梁山》的經驗	金紫光	(150)
回憶延安平劇研究院	羅合如	(169)
延安平劇研究院片斷	李 縱	(175)
論郭沫若的歷史劇	陳瘦竹	(179)
程硯秋創腔二三例	肖 晴	(208)
看《布谷鳥又叫了》札記	葉 涛	(214)
中國第一個戲劇雜志（資料）	景 云	(222)

關 漢 卿 不 杷

夏 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汉人”、“南人”和其他被征服的民族，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这些“編氓”們不仅政治上、經濟上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文化上也遭到了极端的岐視和侮辱。“南人墮溟北人笑”，“南音漸少北音多”，这是当时的真 实写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抉择他們的地位，不能不表示他們的态度，一些人投降了，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下面当了不足輕重的“下僚”；一些人消极了，玩世不恭，隐居乐道，不問魏晉，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而很大一部分人，则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火焰沒有熄灭，勇敢地拿起了民間艺术的杂剧戏文这一武器，对統治阶级 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不計成敗的斗争。关汉卿是后面这一种人，他的作品，就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

17世紀的法国悲剧作家拉辛 (Jean Racine 1639—1699)曾經在他愛讀的希腊悲剧上作了一些批注，其中有一段話說：

社會是一頭猛獸，它會踢蹴跳躍，除非你能夠用它的語言對它講話，……（否則），一個人就不能不隨波逐流。哲人和聖賢也是生活在猛獸群中的人，……他們假如不願意被製為齏粉，那麼他們就只能緘口不言，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觀那些被雨淋泥濺的人，而自以能浩身自保為慶幸。

這也就是說，處身在黑暗時代，處身在猛獸群中的時候，人只能有三種態度：一種是用兽語講話；一種是緘口不言，隨波逐流，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另一種呢，那就只有干犯“被裂為齏粉”的危險，來和這群猛獸作戰了。

關漢卿不是哲人和聖賢，在當時，“醫”和“儒”的地位是很低的。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個地位不高的小知識分子。元明時代的文獻里，關於關漢卿生平的記述，大部分都值得懷疑。“金元間解元”之說，顯然是不可信的，王國維證明了他不可能在元朝“得解”，鄭振鐸指出了“解元”兩字只不過是“對讀書人的通稱”；“官太醫院尹”，金元兩代的《百官志》中“太醫院”項下都沒有“尹”這個職位，即使有，也可以肯定只不過是一個“小吏”而已；“大金優諫關卿在”的話，不過是想像之談；至於有人引用他所作的《不伏老》——〔南呂一枝花〕套中的描寫，來證明他是一個十足的風流浪子，我看這也是很片面的推斷，姑不論詞曲中的描寫不一定是現實主義的自述，即使是吧，在那個黑暗時代，這樣“自述”一番，也何嘗不可以解釋為故作佯狂，以沖淡他的政治色彩。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說：“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數者；唯雜劇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則為省掾令史之屬”。關漢卿沒有在元朝做过大官，他混跡在市井與作場勾栏之間，偶倡優而不辭，與受作踐的下層人民有着深切的聯繫。由於他身受和目擊到人民群众的痛苦，他不能“袖手旁觀那些被雨淋泥濺的人”而“緘口不言”，於是他就干犯“被裂為齏粉”的危險，用戲曲作為武器，和猛獸集團進行了勇敢的鬥爭。王國維用“一空倚傍，自鑄伟詞”這兩句話來形容關漢卿，我覺得是恰當的。他所說的“一空倚傍”，也許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是在政治上社會上無所倚傍，二是在創作上他突破了古典文學的規範，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語言，對中國文學吹進了清新的空氣。“自鑄伟詞”這句話，出自劉勰《文心雕龍》中的《辨騷》，可見王國維是以關漢卿和屈原并舉的。《辨騷》中所說的“朗麗以哀志”，“倚靡以傷情”，“故能氣往轡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我覺得關漢卿也可以当之无愧的。

關漢卿生平所作雜劇，據今所知，當在六十種以上，就拿現有的十幾種來看，不論他寫的題材是“烟花”或者是“公案”，正如鄭振鐸同志

所說，尽管舞台上的主人公們“有时借用了晋代或者宋代的人物，其实个人是他的同时代的活人”，也就是說，他不是无所为而写，而是有所为而写，不是为古人而写古人，而是为今人而写古人，因此，在他笔下的所謂“公案剧”，也就和宋人話本中的“公案传奇”和这之后的为統治阶级服务的《彭公案》《施公案》之类，有了显著的区别。关汉卿所写的“包公戏”，既不追求巧合的情节，也不按正史和官书去描写包公的事迹，他只是“以古喻今”，“寓今于古”，在包公这个为人民群众所敬爱的英雄人物身上，赋与了崇高的理想与善良的幻想，借以来表达和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愿望而已。可以說，关汉卿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作家，中国人民热爱他的作品，他的几个最好的剧本能够永不湮灭地留传下来，就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原故。

不論从民族問題的角度，或者从他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关汉卿的反对黑暗势力、野蛮統治，和同情那些被雨淋泥濺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关汉卿的作品中，作者的爱与憎、同情与反对，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他反对的是貪官污吏(如《竇娥冤》中的楚州州官)，皇亲国戚(如《蝴蝶梦》中的葛彪)，衙內公子(如《詐妮子》中的小千戶，《切膾且》中的楊衙內，《救风尘》中的周舍)，土豪恶霸(如《魯齋郎》中的魯齋郎)，他同情的是含冤負屈的妇女(竇娥)，身分低下的婢女(燕燕)，生活困苦的工匠(銀匠李四)，死了丈夫的年轻寡妇(譚記儿)，以及被人鄙視作賤的妓女(趙盼儿、宋引章)等等。通过这些人物，关汉卿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他反对黑暗的、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反对使善良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不义战争。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包括封建礼教)，关汉卿的反感是强烈的，他不仅罵了官府，而且还罵了天地。罵官府，元人杂剧里数见不鲜，可是連天地鬼神也罵，这就不能不佩服关汉卿的勇气了，在《竇娥冤》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沒來由犯王法，胡禱禱遭刑憲，叫声屈動地驚天。我將天地合埋怨。
天也，你不與人方便。〔滾鑼鼓〕有日月朝暮飄，有山河今古監。天也，却不把清濁分辨，可知道錯看了盜跖顏淵。有德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寿延。天也，做個个怕硬欺軟，不想天地也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雨淚漣漣。

对民族压迫和不义的侵略战争，尽管在关汉卿的作品里，我們还找不到正面的描写，可是，拿《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来看一下吧，这出戏表面上写的是宋朝的故事，而实际上作者所猛烈攻击的，不明明是蒙元統治下所特有的特权制度么？其次，再看一下《閨怨佳人拜月亭》吧，这表面上是一出以佳人才子的悲欢离合为題材的喜剧，可是，就在这个风光綺丽的恋爱故事后面，作者巧妙而又特別着力地描写出一个悲惨的、民族侵略的环境和背景。关汉卿是白描圣手，他是最擅长用明白如話的笔触，来刻划主人公們背后的政治脈搏和时代气氛的。《拜月亭》整出戏中，看不到干戈戎馬的场面，可是七百年后的今天，不論你看湘剧的《拜月記》或者桂剧的《世隆搶伞》，即使在曼舞清歌的场面，你也依旧会强烈地感到一种杀伐和离乱的政治气氛。例如：

(第一折)

〔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欷歔。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點悽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

(第二折)

〔一枝花〕干戈動地來，橫禍事從天降，爺娘三不歸，家國一時亡，龍斗來魚傷，情願受消滅，怎生般不應當。穿着衣裳，感得這些天行好纏仗。

〔賀新郎〕……則怎的由自當思想，可更隨車駕附遷汴梁，教俺去住無門獨徨，家緣都撇棄，人口盡逃亡，閃的俺一雙子母每無歸向。自從身上一朝出帝輦，你這夢魂無夜不遼陽。

人們談到《拜月亭》，几乎众口一詞的称讚这出戏的情节、“关目”、詞曲，如明人李贊所說的“《拜月記》关目极好，說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等等，而忽略了关汉卿巧妙地通过这个恋爱故事而抒发出来的悽惶之淚，故国之情，我觉得也是不恰当的。

关汉卿毕生写了六十多个剧本，他是一个多产的、多方面的作家，他写了“烟花粉黛”，他也写了“公案传奇”，但是他偏偏沒有写“仙佛鬼怪”和“隐居乐道”，这，應該說决不是偶然的事情。他是一个执着于现世的人，他是一个忠实行于生活的人，他是一个对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有爱情的人，他不满当时的现实，但是他不想也不愿逃避现实，他既不肯“缄口不言”，又不愿“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他有熾烈的感情，他有高尚的理想，因之，他的剧本都有一个明显的闡述自己的看

法和想法的目的。

关汉卿是中国戏曲开山之祖，他的剧本结构自然，他的题材丰富多样，他刻画人物的时候“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这一切都是他的特点，可是，使他出类拔萃地超过元代诸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于他的那种永远忠实于现实，忠实于人民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关汉卿是忠实于现实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和具有高度理想的浪漫主义相割裂。关汉卿的剧本之所以能够永生不朽，除出他丰富的生活和卓越的写作才能之外，主要是在于他的那种敢于把真实和理想相结合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关汉卿是伟大的，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关汉卿终于是七百年前的人了，他不能不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他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消极性的糟粕，纪念关汉卿，既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说把他的剧本原封不动地扮演出来就会对今天的人民有多大的好处。关汉卿杂剧的人民性，他的厚今薄古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英国有“莎士比亚学”，我们也可以有“关学”。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用歌剧、舞剧、话剧、电影的样式来演出，而且，许多莎剧也已经过时人改作，也不一定作为深奥的“诗剧”来演出了。关汉卿的剧本在中国舞台上流传了七百年，我看，不论 是京剧的《窦娥冤》、川剧的《望江亭》、湘剧的《拜月记》，经过历代艺人们的改作而保存下来的剧目，应该说，不仅不比原作逊色，而相反地比原作更丰富、更接近人民，更为今天的人民所喜闻乐见了。关汉卿的戏曲是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艺术珍宝。我们不能把这些珍宝冷冷清清地放在博物馆里，我们要力求使这分财富为今日的人民所有，为今日的人民所用，这就是我们纪念和研究关汉卿的目的了。

1958年6月3日

偉大的元代戲劇戰士關漢卿

田 漢

在13世紀元朝時代的中國，出現了一位富有創造性战斗性的伟大戏剧家关汉卿，是他和許多先驅者們通过創作实践，把中国自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戏剧形式提到更高級，更完备的地步。在唐代就有參軍戏，北宋就有初期杂剧，金代有院本，到了元朝統治初期，中国竟有了光芒万丈的元杂剧！当时許多优秀杂剧作家的作品至今留存的还有五百三十多部，成为中国人民的无比宝贵的戏曲遗产。关汉卿一生的剧作就达六十六种之多，我們今天能讀到的还有十几种，象《竇娥冤》《单刀会》《拜月亭》《望江亭》《救风尘》《四春园》（今名《血手印》）等甚至活跃在我們今天的舞台，仍然以很大的力量鼓舞着人民，教育着人民！一个剧作家的作品經得起七百多年的考驗不是容易的事。有人把关汉卿和莎士比亚相比，莎士比亚留下来的作品虽比关汉卿多一些，但关汉卿是比莎士比亚长三百五十多岁的先輩，如同英国人民夸耀莎士比亚一样，中国人民以有关汉卿而驕傲是完全应当的。

我們以有关汉卿而驕傲还不止因为他是杂剧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还因为他是一个沉毅不屈的人道战士。

关汉卿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十分动荡不安的时代，金、宋相繼灭亡

之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包含一部分被压迫的蒙古民族）在蒙古奴隶主貴族和中亚商人联合統治下受着空前野蛮残酷的压迫和剝削。正如史家所指出，当时“全中国无 异成了一个可怕的刑场 和牢 狱”（见呂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529頁）。但是“酷爱自由”，“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中国民族“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統治的目的”（见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节）。因此从元朝統治的初期 起就遭到被压 迫者 坚韌的反抗。被压迫者不許使用刀劍，但他們会“揭竿而起”；文人們甚至还有强于刀劍的东西。在科举制废除后失去了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除少数人向恶勢力屈服之外，一些觉悟較高，正义感較強的作者們多能用他們掌握的新的艺术武器“杂剧”来表达了人民的抑郁悲憤，对残暴的統治者提出控訴，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这样的作品在元代杂剧作家中是成为风气的。这些带有反抗情緒的作品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以致当时統治者竟把“妄撰詞曲，犯上恶言”作为“大恶”，对犯者科以流放和死刑等严厉的处罚。但尽管在这样严密的文网之下，仍然有不少作者勇敢巧妙 地代人民呼号，他們的杰出的艺术“使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飞”（臧晋叔序《元曲选》語）。这就是元杂剧何以如此輝煌卓越，照耀百代的緣故。在这些战斗的作者中間，关汉卿无疑 地是最突出的代表。

关汉卿和他的朋友梁进之，都是以太医而 兼剧作家的。他是前期的“书会才人”，雅擅吹弹說唱各种技艺，出入行院、勾栏，“偶倡优而不辞”，还时常面傅粉墨，登场表演，有些象意大利哥尔多尼的风度。关汉卿正是这样深入瓦舍，接近人民，跟人民一道創造的。他的作品被当时歌场广泛传唱，但封建統治者总是欢喜戏剧 而又看不起戏剧艺人的。他写了那么多剧本，在文艺上做了那么大的貢献，但你不能从元史或新元史的文苑传找到他和他的杂剧朋友們的任何名字。他的生平只能从各种零星材料中去加以推測。他是大都人是沒有問題的了。他的原籍有人說是河北祁州（今安国县）任仁村人，有人說他原籍是山西解州而流寓大都的，也可能是由晋东南先到祁州后到大都吧。他也可能就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的后裔。讀过汉关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和《关张双赴西蜀梦》的，可以知道这位剧作家是多么样追慕他祖先的